

“雕·书·刻”合璧 超时空的文明盛宴(下)

□文化学者 杨金贵

6月26日的宇达集团青铜文化园，艺术的光芒在骄阳下璀璨绽放。一场盛大的露天展览——由运城市文联、宇达集团主办的中国当代名家雕塑展暨原旭东书法、邓克明篆刻主题创作展，正以最热烈的姿态迎接每一位驻足者。展场内，雕塑或巍然矗立，或灵动飞扬，青铜的厚重与温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；书法作品墨香犹存，笔走龙蛇间尽显力道与神韵；篆刻印章古朴苍劲，朱砂印色在日光下愈发鲜艳，如一枚枚穿越时光的印记。

翰墨纵横展风华

在“雕塑·书法·篆刻”三艺联展的艺术殿堂中，40幅出自原旭东之手的书法作品，宛如星辰镶嵌于艺术天幕。这些作品与雕塑、篆刻相间陈列，以劲挺、厚重、拙朴、灵动等多元风貌，构建起独特的视觉交响。

原旭东的书法艺术，堪称传统与创新交织的文化奇观，在当代书坛建立起独特的美学坐标。他以姚奠中先生“书法是文化载体”的理念为根基，将魏碑的雄强骨力与帖学的书卷气韵巧妙融合，形成“重·拙·大”的艺术特质。其笔力沉凝似青铜器铭文，线条拙朴如汉魏摩崖石刻，章法开合若大河奔涌。在运笔过程中，他深谙逆笔藏锋的“迟涩之道”，既有《石门铭》的纵横奇宕，又含《经石峪》的雍容大度，使每个字都成为兼具金石质感与生命律动的文化符号。

其书法功力源于“三位一体”的深厚积淀：在国学根基上，他深耕经史子集，将学术研究转化为笔底的文化厚度，让书法成为“可阅读的哲学”；在技法体系中，四体兼修的童子功赋予他自如驾驭各种书体的能力，尤其在草书创作中，飞白枯笔的运用使线条苍劲有力；在创作场域内，他擅长榜书巨制，以精妙的章法与建筑空间形成气韵共鸣。

在艺术格局上，原旭东构建起“守正创新”的双轨体系。他继承前辈“避免俗弱媚软”的创作原则，将傅山“四宁四毋”理论付诸实践，在结体上突破常规，以独特的空间美学重构书法形态——这种美学不仅体现在笔法中，更在运城盐湖岸边“盐”字的创作中，让书法成为激活地



域文明记忆的文化密码。

原旭东的书法实践，始终贯穿着“文化守夜人”的担当。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，他以碑派书法的“重拙大”美学对抗浮躁；在艺术碎片化的当下，他积极搭建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的对话桥梁。

步入展厅深处，原旭东的书法与雕塑的对话愈发深邃。且看那“墨马”二字，笔画如骏马奔腾，墨色浓淡似马影错落，既有青铜雕塑的古朴厚重，又具灵动飞扬之姿。侧旁小字题识与之呼应，增添文人气韵，丰富视觉层次。整幅作品打破常规，实现碑帖融合，展现出对力量与艺术新境的不懈追求。转目凝视“戏迷”，“戏”字如脸谱般厚重古朴，线条跌宕有力；“迷”字墨韵淡雅，暗藏戏曲舞台的虚实变幻。上方题识小字如戏文唱词，似台下观众，与大字相得益彰，将碑学的金石气与戏曲艺术的灵动完美融合，构建出韵味悠长的戏曲意境。

而最令人驻足深思的，当属为雕塑《问道》所题的“悟道”二字。笔锋游走间似在叩问天地，线条雄浑如雕塑质感，墨色浓淡若岁月沉淀。“悟”字高昂挺拔，似老子坐而论道的尊上之态；“道”字略向下倾、墨色虚实相生，如孔子执礼问学的谦恭之姿。字形结构打破常规，兼具碑学的古朴与帖学的灵动，不仅是书法与雕塑艺术的灵魂交融，更以笔墨为载体，再现了两位圣哲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，让观者在笔墨中触摸到对天地、生命的深沉思索。

循着这份哲思再赏佳作，“春的消息”以笔为媒，墨为韵，笔画似挣脱寒冬的枝丫，墨色浓淡如春光流转。侧旁小字如春日絮语，与大字交织，传递出春之灵动与生机；“兼怀”二字以雄强笔力，似青铜雕塑般古朴厚重，线条跌宕如岁月镌刻的痕迹，侧旁小字如诗，与之呼应，展现对多元文化、广阔心境的追求；“羽翼”借雄浑笔力，让笔画似羽翼振翅，墨色浓淡间，既有青铜古朴又含飞扬之姿；“无语”则以苍劲线条积蓄沉默的力量，大小字呼应间，诉说着工业冰冷与人性温度的碰撞交融。

原旭东在创作中，始终以雕塑家的思维处理笔墨，用积墨法营造出青铜器浮雕般的层次，使笔画转折处带有篆刻刀痕，枯笔处显露宣纸纤维的独特质感。正如他所言：“当毛笔成为刻刀，宣纸化为青铜，书法便成了可触摸的时

空。”

方寸刀笔见乾坤

在“雕·书·刻”三艺联展的露天展场，篆刻艺术宛如一颗璀璨明珠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邓克明便在这方寸天地里纵横驰骋、妙笔生花。他捉刀弄石，在小小的印章之上，勾勒出一个充满古韵与新意、承载文化与精神的奇妙世界。

邓克明的篆刻艺术，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。秦汉印的古朴大气，如同一座巍峨的高山，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厚重；明清印的书画融入，恰似江南的小桥流水，蕴含着无尽的文人柔情。邓克明深入研习这些传统经典，将其中的精髓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。他巧妙运用大篆、小篆、缪篆等各种篆书字体，在方寸印面之间，展现出丰富多样的变化和独特迷人的韵味。

邓克明对“写意篆刻”的探索更是独具匠心。在宇达青铜文化园露天展场的宏阔展板上，他的白文印大胆留红，大块的空白与密集的线条形成强烈的张力，构建起属于当代的金石美学，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。

邓克明对刀法的掌控日趋娴熟，作品兼具技巧与神韵。以此次展出的“大风起兮”为例，从刀法上看，线条苍茫古朴，仿佛历经岁月的磨砺与摩挲，冲刀、切刀运用得行云流水、恰到好处，使笔画边缘呈现出自然崩裂的形态，增添了浓郁的金石韵味。在章法布局上，字与字之间相互呼应、彼此映衬，却又各自独立、各具风采，让每个字都在红色印面的统摄下，营造出雄浑豪迈的气势，尽显汉风魏骨的篆刻神韵。

他刀下的“大千世界”，线条斑驳苍劲，仿佛是岁月留下的深刻印记，在冲切兼用之间，刀痕如同古藤盘曲、老柏皴裂，蕴含着拙朴而强大的张力。留白之处则如太虚之境，包容万象，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。那朱红的印色，恰似燃烧的文化薪火，在方寸之间铺展开天地的浩渺与辽阔，将“大千世界”的宏阔与深邃，凝练成篆刻的独特语言。让人在观赏之时，仿佛面对鸿蒙初开的宇宙，在斑驳的线条里，触摸到艺术与哲思交融的温度，尽显篆刻“方寸藏寰宇”之妙趣。

“学林仰止”这一作品，印面布局打破常规，“学”字上部线条交错纵横，如同复杂的大脑网络，线条似枯藤盘曲、老木横枝，带着岁月摩挲的斑驳质感，仿佛在诉说着对学林高德的追慕之情。文字造型奇崛独特，笔画的粗细变化、断连处理，都蕴含着创作者对“仰止”之意的深刻理解。尤其是“止”字的中画，更是寓

意深远，表达了仰之不止的崇敬之情。他将学术殿堂的尊崇与艺术的狂放张力巧妙融合，在方寸之间构建起一个既具有古典篆刻韵味，又饱含现代艺术哲思的独特天地。观赏此印，仿佛在仰瞻学林巨擘，感怀文脉传承的厚重与温热，尽显篆刻艺术借石言志、以刀传情的精妙。

还有那以圆形为器的篆刻作品，朱红线条如灵动脉络，在墨色的天地间肆意铺展。字体随形就势，笔画或断或连、或粗或细，既有天然的吉意，又蕴含着匠心巧思。字与字相互呼应、穿插，在圆融的格局中构建出独特的秩序，将“和谐之音”的意境，通过篆刻语言，演绎得刚柔并济、疏密相宜，充满了韵律之美。

为《伯牙抚琴》雕塑而刻的“绝响”，更是别具一格。邓克明先生将线条巧妙地设计为吊架的葫芦，仿佛是永远唱不尽的音符，在印面奏响奇妙的韵律。文字造型打破常规，以奇崛之态呈现，笔画的残破处理，增添了古朴沧桑之感。“绝响”二字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，而是化作了艺术的载体，传递出一种余韵悠长的意境，在方寸之间营造出广阔的艺术天地，彰显了邓克明对传统与创新的精妙把握，是篆刻艺术中独具风姿的精彩创作。

邓克明的篆刻艺术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文化的传承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他的作品如同一颗颗璀璨的宝石，为我们在这喧嚣的世界中开辟出一片宁静而美好的艺术天地。他用手中的刻刀，在方寸之间，创造出一个丰富多彩、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，让我们感受到了篆刻艺术的无穷魅力和深厚内涵。

漫步在这场“雕·书·刻”三艺联展中，你会发现，艺术不再是玻璃展柜里遥不可及的珍品，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温度。青铜雕塑褪去了博物馆里的高冷气质，在阳光下舒展身姿，与蓝天白云对话；书法的墨香不再困于宣纸之上，化作文创产品上灵动的纹样，悄悄装点着我们的日常；篆刻的印记也打破传统边界，在多重审美的世界里续写新的故事。

这场展览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对话之门。它告诉我们，老祖宗留下的瑰宝，不是只能供在神坛上瞻仰的古董，而是重新焕发生机的鲜活存在。当我们把雕塑的厚重、书法的飘逸、篆刻的精巧融入创新的土壤，传统文化就像一颗生命力旺盛的种子，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破土而出，绽放出意想不到的光彩——正如运城盐湖从“盐”字起源到“退盐还湖”的生态转型，传统艺术也在当代找到了与土地对话的新方式。



原旭东《求索》